

● 奇案世界 ●

“蓝魂”接近目标



.5

编
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“蓝魂”接近目标
任宇 选编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解放路四十六号楼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晋城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5 字数：135千字

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400册

ISBN 7—5378—0206—8

I—203 定价：2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个中篇侦破小说集。

“魔影”“蓝魂”游荡于灯红酒绿的香港；飘忽于神秘莫测的金三角；追踪于广袤奇绝的撒哈拉大沙漠；激浪排岸的横滨海滨……“蓝魂”所到之处，忠心报国的老教授险遭暗杀，艳丽迷人的女记者几经不测。迷雾重重，疑云朵朵，有路在前不知是福，是祸……

……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在这里原形毕露，严密细致的逻辑推理，在这里一显神威。

目 录

- (1) “蓝魂”接近目标……………焦国力
-
- (51) 猫头鹰的呼唤……………叶 辉
-
- (101) 怪蘑菇……………叶 辉
-
- (131) 女馆长之死……………柴青山
-
- (170) 被照相机击毙的“朋友”……………裴保国
-

“蓝魂”接近目标

引 言

香港一家晚报，刊登了一条新闻：

今天上午，一块奇怪的石头，在“东芝”玉器商店以五十万元的高价成交。买主是一位名叫尹冠深的先生。据称，此人是新近来港的一位收藏家，专门收藏各种奇岩怪石。

笔者有幸目睹了这块奇石和这笔交易。

说来这块拳头般大小的石头，的确与众不同，首先发出的光彩就十分迷人，时而蓝光熠熠，时而红光耀眼，时而黯然无光。石头上还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斑纹。它的重量有十斤以上，这块似玉非玉，象玛瑙而非玛瑙的石头，至今没有一位专家能判断出它的属性，因而它的价值也就无法估计，或许价值连城，或许一文不值。所以，这块石头刚刚放在货架上的时候，标价为五千元。很显然，对于这一块不伦不类的石头，绝不会有任何一个富豪显贵肯拿出五千元来。所以石头虽然奇特，然而一直无人买走。

今天早上，“东芝”商店贴出大字海报：本店有一稀世珍石，售价五十万元。这张海报贴出之后，几乎轰动了全

港。许多人乘兴而来，要目睹这稀世珍石的光彩。可是，当他们看到还是那块他们已知晓的石头的时候，又败兴而去。

上午十时许，一位年过五旬的瘦小老人，走进了“东芝”玉器商店，当他看到这块石头的时候，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，露出了难以察觉的微笑。

“这块石头我买下了。”尹先生指着石头说。

“您要买这块石头？当然可以。”玉器商店圆头圆脑的老板赶紧迎了上来，“您看这石头……，它是一块宝呀！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把石头递到老人手中。尹先生拿着石头，左看右看，连连点头，爱不释手。尹先生付了款之后，“东芝”商店老板一直把他送出门去，“欢迎您再来！”

尹先生用一种探寻的目光，看了看这个会做生意的老板一眼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第二天，这家晚报又刊登了另一则消息：

富士旅馆发生了一起凶杀案。被害者是一位40多岁的体格强悍的中年男子。据警方证实：这位中年男子是和凶手在一场凶猛搏斗后丧生的。被害人可能是企图偷盗或行刺。凶手是昨天以五十万元买走一块石头的尹先生，凶手正在通缉中。

凶杀、绑架、失踪，这在香港是屡见不鲜的。然而富士旅馆的凶杀案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关切，社会各界议论纷纷。因为被杀者是警方正在通缉的走私集团的一个要员。所以有人猜测凶杀案与走私集团有关，很可能尹冠深本人也是走私集团的一个成员。甚至有人传说：尹冠深就是那象幽灵一样飘荡在东南亚一带的贩毒走私集团——“蓝魂”的最高头目。这些猜测和议论无形之中给警方以很大的压力。然而

警方也十分清楚，案件只要一和“蓝魂”有了瓜葛，就休想弄个水落石出。所以对这起案件，警方显得并不十分热心，当然，出于种种压力，又不得不应付一下。可是，案件并没有轻易了结，它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意料。本文将对这一案件的发展和结局略做披露。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文中加了若干虚构，请诸君视为传奇小说好了。



尹冠深用手捂着下腹部，沿着一条小巷踉踉跄跄地走着。他感到腹部有一股粘乎乎的液体，他知道伤口还在流血。此刻，他唯一的念头就是立刻赶到码头去。再过半小时，就有一趟香港直达日本横滨的船，只要上了船，就可以暂时脱离这险恶的处境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由地加快了脚步，可是伤口一阵剧痛，使他不得不靠在路边的一根电线杆上。

尹冠深明白，在这种时候，是不会有任何人来过问他的，除了警察。一想到警察，他的心又收紧了。“快走，赶快走！”他催促自己。可是刚一挪步，腹部的剧痛，又险些使他摔倒。

正在这时，一辆咖啡色的“丰田”牌小汽车驶过来，出乎意料地停在他身边，从车上跳下一位年轻人，把尹冠深连扶带推地弄上了车。

在小巷的另一头，停着一辆“明斯克”牌小汽车，车里坐着一个人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当“丰田”牌汽车开动后，“明斯克”也启动了，不远不近地跟在“丰田”的后面。

夜晚的湾仔马师大道，仿佛是一条巨大的水渠，林立的高楼大厦就是水渠的两岸，车的洪流在竞相生辉的霓虹彩灯的照耀下，不停地流淌。“丰田”牌小汽车很快地汇入了这条车的河流。

“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？”尹冠深忍着疼痛，厉声问道。

年轻人侧过头来，冲着他善意一笑：“送你到安全的地方去”。

“不！我没有不不安全，我要到码头去。”

年轻人踩住了刹车，汽车猛地一停。尹冠深的脑袋几乎碰上了挡风玻璃。

“警察已经到了码头，尹先生。”年轻人望着红灯说。没有听到任何回答，他回头一看，尹冠深双手捂着腹部，昏了过去。

尹冠深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洁白的床上，伤口已经缠上了绷带。环顾四周，他看到这是一间不大的单人宿舍，靠墙的一张桌子上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矿石。在他的对面还有一张简易的单人床，看样子是刚刚搭起来的。

一会儿，年轻人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面走了进来。

“尹先生，请吃点吧！”年轻人的眼中闪着诚恳的目光。

尹冠深警惕地审视着这个端着碗的年轻人，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把我弄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年轻人放下碗，略带微笑：“尹先生，您不用担心，这里没有危险。”他拉过一把椅子，坐在尹冠深的旁边，“我早就仰慕尹先生的为人。今日有缘见到您，深觉荣幸。”

听到这一番话，尹冠深越发感到莫名其妙：“你……你

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叫梁剑，在一家公司当个誊写员，我过去学的是矿物学专业，在这里我找不到职业，只好随便找个吃饭的地方。”梁剑略带凄楚地说着，“尹先生，我知道您是台湾有名的矿物学家。多年来，您受到了台湾当局迫害，只身逃往美国，以收集各种奇石珍岩为最大乐事。特别是这次无名石事件，您险遭不幸，使我对尹先生的处境十分同情。”

尹冠深静静地听着，阴郁的目光冷冷的盯着梁剑。这个性格阴沉、少语寡言的矿物学家，多少年来生活在一个冷酷的世界里。这个世界使他的才华无法施展，却教会了他怎样警惕周围的一切。

“你把我弄到这儿来，不怕吃官司吗？”尹冠深冷冷地问。

“不。我知道警方正在通缉您，可我也知道您是个正直的人。”

“您要有心帮助我，就把我送上码头。”

“不行呀，您的伤……，再说现在也没有船了。”梁剑指着窗外微微泛白的天空说，“您放心在这儿养伤吧。”

尹冠深仍旧冷冷地盯着他，不说一句话。

“尹先生，我去给您请个医生来。”梁剑说着就往外走。

“站住！”尹冠深威严地喊了一声。

梁剑听到喊声，不知所措地站在门旁。尹冠深细细地打量着梁剑。凭着经验，他感到梁剑是个城府很深的人。凭着某种朦胧的直觉，他还感到，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心里隐藏着什么秘不可宣的东西。尹冠深是一个造诣颇深的矿物学教

授，他能够准确地判断各种矿石的属性，却无法准确地判断一个人。他觉得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这秘密或许是甜蜜的，或许是苦涩的。

梁剑回过头来，动情地说：“尹先生，您的伤再拖下去会有危险的。”

“刀伤并不重，可是刀上有毒剂。”尹冠深平静地说。

“毒剂？”梁剑有些吃惊，他略沉思了一下，“我这里有一些解蛇毒的药，也许会有些效果。”说着，他从一个柜中取出一小瓶白色的药粉，轻轻地解开尹冠深腹部的绷带。尹冠深并不拒绝他，听凭他的摆布。他将药粉缓缓地撒在伤口上。

“尹先生，我知道您的为人，了解您那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。”梁剑边替他包扎，边真诚地说：“我也是炎黄子孙，愿意为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。”

“……”尹冠深带着几分期望，盯着他。

梁剑告诉尹冠深，他今年29岁，父亲原在新加坡经营一片橡胶园。前些年，在一次经济危机中破产倒闭了。他随父亲来到香港投靠他们的一个远房叔叔。他的这个远房叔叔在香港有着雄厚的资本，“东芝”玉器商店就是他叔叔经营的。他对经商不感兴趣，就自己钻研矿物学。他还拜了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师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他的老师遭到了坏人的暗算。

“这个社会里，坏人实在太多了，您当然应该警惕，不过……”梁剑把那瓶药粉放回柜中，“我知道您收集奇岩怪石是为了什么。”

尹冠深默默地看着这个侃侃而谈的年轻人，心中升起层

层疑云，“收集奇岩怪石完全是一种个人爱好。”尹冠深说着挣扎着要坐起来，梁剑赶紧上前扶他起来，让他仰靠在床上。

“不”。梁剑的口气中带着几分神秘，“您是在寻找一份资料，一份稀有金属矿的勘探资料。”

“资料！”尹冠深的手微微地抖动了一下，惊奇地，“你……”

“我是田闻山的学生。”

“田闻山？！……他……”

“都怪我，没有很好地照看田老师”说着，梁剑竟失声哭了起来。

尹冠深疑惑地望着他。

片刻，梁剑收住了满脸的痛苦表情，拿出了半张微微泛黄的照片，递给尹冠深。

尹冠深接过照片，惊奇地瞪大了眼睛：这是田闻山珍藏了几十年的照片。

照片是一张二寸照片的左半张。这张照片是被撕开的，分离处参差不齐。照片背景是秋天的崇山峻岭，一束松枝显露在画面的左上角。画面上只有一个人，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，他就是年轻时的尹冠深。显然，右半张照片有另外一些人。

“这照片是谁给您的？”

“田老师。”

“闻山兄没有嘱咐你别的事吗？”

梁剑摇了摇头。

尹冠深完全清楚田闻山遇害的前因和后果。田闻山与他

是生死之交的至友，更主要的田闻山还是一个秘密计划的制订者和第一个执行者。就是为了实施这个秘密计划，田闻山才遭到了不幸。

尹冠深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，那半张泛黄的照片，把他的思绪带到了三十年前那个风雨飘摇的秋天……。

二

1948年的深秋，降临在西北这座古城之中，更使边城添了几分悲凉、萧索。

地质学院的校园里，几片落叶被北风托起，摇摇晃晃，飘忽不定。一阵秋风吹开了二楼的一扇窗户，窗内窗外简直是两个世界，窗外秋风萧瑟，窗内却春风荡漾。“这一年我们的收获实在太大了。归结起来，主要有三。”说话的是只有22岁的尹冠深。他是个血气方刚敢做敢为的年轻人。

“嚯，冠深做起总结报告来了！”田闻山递给尹冠深一杯水，“说说看，有哪三个主要收获？”他指着坐在沙发上的一个中年男子，“让我们傅老师听听，看你说的对不对。”

被称为傅老师的人，是一位40上下的中年男子，名叫傅秋林，是地质系的教授。此刻，尹冠深、田闻山和他的弟弟傅秋涛正坐在他的家中。

尹冠深喝了一口水，喜形于色地说：“第一，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很有开采价值的贵金属矿，其中以金龙山的矿床储量最为丰富。这个矿含有铂、镍、钛等三十多种元素，其品位之高，伴生贵金属之多，在世界上还不多见。根

据我们初步探明的储量计算，足够开采几个世纪。特别令人惊奇的是，在这个矿中，镍和钛的含量最高，而且镍和钛都是以矿球的形式存在的。这使得冶炼工艺变得十分容易。

“那么，第二呢？”傅秋涛问。

“第二，我们整理了一份非常详尽的资料，秋涛还绘制了一份地质详图。这些材料简直就是一份详尽的开发工程计划，特别是资料中提到的独特的开采方法和奇特的冶炼方法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。我敢说，这份材料若是出之于世，肯定会引起轰动。”

“这么说，如果有诺贝尔地质学奖金，那么站在领奖台上的一定是你啦！”傅秋涛说。

“不，站在领奖台上的应该是三个人，当然有我一个。”尹冠深不客气地说。

“快说，第三个收获是什么？”田闻山催促着他。

“这第三么……，”尹冠深慢腾腾地端起杯子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他喝了口水，大家以为他要说了，谁知那口水含在嘴里并不咽下。田闻山看他有意卖关子，就走过去有意捅他的胳肢窝：“我看你咽不咽下去！”这一捅可不要紧，尹冠深口中的水，一下喷吐出来，大家看他那狼狈的模样，忍不住都笑了起来。

“好，我说，我说。”他把杯子放下，郑重其事地说，

“秋涛兄得了一个大公子，闻山嫂替他添了一位大小姐。而且是同一天出生的，这不是很大的收获吗！”

一提到孩子，田闻山和傅秋涛更为高兴。是呀，他们怎么能不高兴呢。一年之中，他们各添了一个孩子，又探明了那个金属矿，这也是他们的“孩子”呀，共同的孩子，甚至

比孩子还珍贵。孩子的出生，只使他们争得了当爸爸的身份。而贵重金属矿的探明，将向世界宣告：我们中华民族要在工业上腾飞。

三个志同道合的有为青年，都是某地院的高材生。三年前，当他们三个人从地质学院毕业的时候，尹冠深的父亲（在国民党文教部任职）就打算送他们到美国留学。可他们觉得，抗战刚胜利，祖国要建设，需要人才，他们毅然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，在田闻山的倡议下，他们制订了宏伟的计划：要为祖国找到几个珍贵的稀有金属矿！三颗火热的心，带着振兴民族、强我中华的满腔热血，踏进了人迹罕见的荒山野岭。

坐在旁边，一直沉默不语的傅秋林教授，看着三个兴奋不已的年轻人，心中升起阵阵忧虑的愁云。“你们刚从深山老林中走出来，对目前的时局了解甚少。我要给你们泼一点冷水。”这话语的声调不高，却很震耳。

三个年轻人不约而同地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。

“今天把你们三人找来，就是要告诉你们，老蒋连吃败仗，很快就可能撤走……。”

“让他们撤，我们留下继续干。”雄心未已的尹冠深说。

“只怕没有那么容易。老蒋已经下了手谕，撤退前要让工厂毁灭，要让矿山瘫痪，钢水凝固……”。还要带走一些科技人员。听说校方正在拟定名单。

“你们在校刊上发表的那篇介绍勘探经过的文章，已经引起了校方的注意。要早做打算，包括你们那些资料。”

听到这消息，三个人面面相觑，愁云密布，沉默不语，

一时间空气好象凝结住了。

“怎么，没主意了？”傅秋林教授看着三个手足失措的年轻人，沉着地说：“要赶快行动，绝不能坐以待毙。要把你们的底稿全部销毁，一片纸也不能留下。把整理好的资料微缩，想方设法保存下来。”

三个人如梦初醒。

在这次交谈中，这三个人还隐瞒了一个最重要的秘密：他们找到了一块奇特的石头。这块石头只有拳头大小，放着异样的光彩，石上呈现着一些若隐若现的条纹。这是一块什么石？是钻石？是宝石？三个人谁也无法说清楚。田闻山倒是想起父亲对他讲过的一个故事，一个传说。

几年前，日本人在这一带的深山老林中发现了一种矿体，于是从国内找来了专家，决定开采。奇怪的是，他们一反过去中国人当劳工的做法，根本不让中国人进入矿区，而且抽调了一批日本兵。过了不久，就传说日本兵一个不剩地死在了那里，矿井也不见了，就象变戏法一样消失了。这个传说曾引起了田闻山父亲的兴趣，他带着两个助手，在那一带山区走访了许多人家，当地人告诉田闻山的父亲，自从那个矿井不见之后，日本人又派了一些部队来清剿，说是有人故意破坏，听说他们还要找一块放光的石头。这一带的一些人曾在一个猎户家里看到过那块石头，可是没过多久，那猎户也销声匿迹了……

三个人仔细地端详着这块石头，好久好久，都说不清它是什么，田闻山发现石头上有一条浅沟，他取出小刀沿着浅沟一划，石头分开了。两片石头的内壁各刻着半个象棋盘，棋盘上刻着几个棋子，

这棋盘为什么刻在石上头？它代表着什么意思？三个人都在默默地思考着。

“七星聚会？”对，是“七星聚会”。

尹冠深打破了沉寂，兴奋地说：“不过在将的上方还应有一个兵，没有刻上。”

“七星聚会”是象棋的一个古谱，是一局著名的象棋残局。由于这个残局的变化特别多，而且变化特点与众不同，它不但布局精练，着法深奥，而且对车和卒的攻守方法也无所不包，故冠于其它古局之上，有“棋局王”之称。尹冠深是个象棋迷，并且有着十分高明的棋艺，田闻山和傅秋涛虽也爱在闲暇之时，将杀一盘，但棋术远不及尹冠深。

“这局‘七星聚会’肯定是个谜，要解开这个谜可不容易。”傅秋林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是呀，你们看‘炮’这个棋子，上面少刻了石字旁。田闻山仔细地端详着棋盘，“很可能与那个消失了的矿井和那些神秘失踪的日本兵有关。”

“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解开这个谜。”尹冠深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这件事一定要慎重。”傅秋涛说，“我们的脚下是一块是非之地，这块石头又是一块莫名其妙的石头。我看这件事暂时对谁也不要说。”

尹冠深提议，在找到这块奇妙的石头的地方留个影。于是支起了三角架，他们三人在一棵老松下照了一张像。……

就在三个人正要起身离去时，从门外走进一个人来，他意味深长地微笑着：“真巧，你们都在这儿。校方让我专门

来看看你们这些勘探英雄！”说着，他旁若无人地坐进沙发里。

这是一个恶魔。一个茹毛饮血的恶魔。军统局是他的老家，而中统局又是他的亲家。他的公开职务是学校的训育处长。他曾经策划过镇压学生运动，指挥绑架过学生运动的领导人，指使走卒暗杀过我地下党员，地质大学的那次流血事件也是他一手造成的。他的名字叫尤龙。

就是这个尤龙，把尹冠深、田闻山挟迫到了台湾。傅秋林当时身患重症，卧床不起，尤龙答应傅秋涛暂时留下，照顾傅秋林，随最后一批人员撤离。傅氏兄弟才得以留在大陆，然而，疾病却夺去了傅秋林的生命！

田闻山在临行前，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了傅秋涛，匆忙之中，他把那张在深山中照的相片撕成两半，一半交给傅秋涛，一半自己留下。交给傅秋涛的那半张照片是留给女儿——田结璠的。这两个半张照片就是他们父女将来相认的证物。

三

佳妮小姐从“东芝”玉器商店里走出来，已经是黄昏时分了。她脖子上那串翡翠色的项链，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着蓝幽幽的光。她身着一件淡蓝色的软料上衣，湖蓝色的喇叭裤，脚上一双天蓝色的坡跟皮鞋，加上她那白皙的映着蓝色光芒的脸庞，简直就是一块巨大的蓝宝石在闪光。甚至使人觉得，她的灵魂也是蓝色的。

佳妮小姐是香港一家晚报的主编。这是一家从不引人注